

第二回 聖明朝淑女獻箴

詞曰：

才難擬，古今何獨周家美。周家美，有婦人焉，從來久矣。彤庭香口陰陽理，丹墀纖手龍蛇體。龍蛇體，穆穆天顏，為之喜起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話說山顯仁領了朝廷許多賞賜，及十五日朝見旨意，十分興頭。因欣欣然回府，退入後廳，請夫人羅氏商議。夫人見跟隨捧入許多賞賜，及黃金貴物，不知何故。因問道：「今日皇爺賜宴，已是莫大洪恩，為何又賞賜許多禮物？」山顯仁道：「這不是賞我的，乃是皇上特恩賞賜女兒山黛的。」夫人聽了又驚又喜道：「山黛纔是十歲幼女，皇爺為何賞賜與她？」山顯仁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。」乃將天子見白燕飛舞，與詔群臣作詩，及自呈女兒《白燕》一詩，為天子賞鑒，因命賞賜朝見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夫人方大喜道：「此雖好事，但女兒年幼，雖在家中舉動端莊，應對有理。祇恐見了皇帝，赫赫威嚴之下，害怕起來，失了禮體，未免有罪。倘皇爺叫她做詩、做文，一時做不出，豈不將今日的《白燕》詩都看假了。」山顯仁道：「夫人所慮亦是。但據我看來，女兒年紀雖小，膽量實大，才情甚高，料不到害羞害怕做不出的田地。」夫人道：「雖如此說，我終覺放心不下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你我不必多慮，且喚女兒出來，將聖上旨意與她說知，看她是何光景，再作區處。」夫人遂叫侍妾到廳樓之上去請小姐。

原來山顯仁，原是晉朝山巨源之後，世代閥閱名家。山顯仁又是少年進士，纔將近五十歲，就拜了相。為人最有才幹，遇事敢作敢為，天子十分信重，同官往往畏懼。山顯仁正在貴盛之時，未免有驕傲之色，凌虐之氣。但這個女兒山黛卻與父親大不相同，生得美如珠玉，秀若芝蘭，潔如冰雪，淡若煙雲，此其容貌，一望而知者。至於性情沉靜，言笑不輕。生於宰相之家，而錦繡珠翠非其所好，每日祇是淡粧素服，靜坐高樓，焚香啜茗，讀書作文，以自娛樂。舉止幽閑，宛如一寒素書生。閨閣脂粉，妖淫之態，一切洗盡。雖纔交十歲，而體度已如成人。

這日正在樓上看書，正看到唐玄宗同楊貴妃在沉香亭賞牡丹，因欲賦新詩作樂，急召李白。其時正值李白大醉，因命楊貴妃捧硯，高力士脫靴，然後揮毫染翰，賦《清平調》三章以入樂，一段才氣，因讚歎道：「古文人在天子前，有如此之才，有如此之氣，謂之才子方不有愧。自唐到今千載有餘，並未再見，何才之難如此！祇可惜我山黛是個女子，沉埋閨閣中。若是一個男兒，異日遭逢好文之主，或者以三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氣，亦未可知。」正閑想不完，忽侍妾來請道：「老爺朝回，與太太在後廳立請小姐說話。」小姐聞命，不敢少停，遂同侍妾下樓來見父母。

山顯仁一見便說道：「我兒今日你有一樁喜事，你可知道？」小姐道：「孩兒不知，求父親說明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今日朝廷賜宴群臣，忽見白燕飛舞，因敕群臣賦詩。眾官因見有時大本、袁凱二名作在前，諒不能有警句勝之，故默默無人奉詔，聖上甚是不悅。你為父的一時高興，忍耐不住就將你做的《白燕》詩，錄呈聖覽。天子見了，不勝之喜。因細細詢問，知你幼年有才，更加喜悅，賞賜了許多物件與你。又命我於本月十五日，帶你入宮朝見，要面試真假，另有重賞。你道豈非一樁喜事？」小姐開言道：「既是聖恩隆眷，有此厚賜，孩兒理當望闕拜謝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已親於御前謝過，汝在深閨之中，謝與不謝誰人知道？」小姐道：「孩兒聞『君子不以冥冥廢禮』。孩兒雖係弱女，然君臣之禮，性所生也，豈可令伯玉獨自擅美千古。」山顯仁大訝道：「汝能守禮如此，吾不及也。」因叫侍妾排列香案，小姐重更吉服，恭恭敬敬望闕拜了九拜。拜畢，遂請父母拜謝。山顯仁與羅夫人同說道：「這也不必了。」小姐道：「若非父母生育教養孩兒，焉有今日，安敢不拜。」山顯仁大喜，因與夫人笑說道：「我兒不獨有才禮，竟是一個道學先生。」羅夫人也不覺笑起來。小姐卻顏色不改，端端正正拜了四拜，方纔卸去吉服，坐於旁邊。山顯仁因說道：「我兒你小小年紀，便為天子所知，固是一樁好事。但你母親慮你閨中嬌養，從未與人交談。況天子至尊，威嚴之下，皇宮內院深密之地，儀衛羅列如林。倘或你一時膽怯，行禮不周，聖上有問，對答不來，未免得罪。你也須預先打點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聞『資於事父以事君』。孩兒日事父母之前，不蒙呵責。天子雖尊，其恩其情當與父母相近。孩兒雖幼，為何膽怯，便至於失禮對答不來。若說皇家儀衛森然，孩兒不視其巍巍然，已久奉孟夫子教矣。爹爹與母親萬萬放心，決不至此。」

山顯仁聽了大喜，對夫人道：「我就說孩兒素有大志，方信宰相人家閨秀，豈區區小人家兒女所可比！夫人請放心，後日入朝面見，定邀聖眷。」夫人道：「祇願如此，便是家門之幸了。」山顯仁議定了，因吩咐女兒道：「你可回房靜養以待至期朝見。」小姐領命，退入內樓。因暗喜道：「我正恐面聖無期，不能展胸中才學。不期有此機緣，明日入朝時，當正色獻規。太白香艷諛詞，所當首戒，無辱吾筆。」主意定了。

光陰易過，倏忽之間已是十五。山顯仁自去早朝，天子又面諭午朝之事。山顯仁回府，忙著夫人與女兒梳粧齊整，打扮停當。候到午時，便叫女兒坐了暖轎，自乘顯轎，跟隨許多侍妾僕婦，擺列許多執事人員，開道入朝。

此時，長安城中都知道山閣老家十歲女兒做得好《白燕》詩，皇帝歡喜，欽召今日午時入朝。一個個都挨擠在西華門兩旁爭看，真個是人山人海，十分熱鬧。不多時，山顯仁與女兒轎到了。山顯仁便先自下了轎，直將女兒暖轎抬到西華門口，方令出轎。早有許多婢妾圍繞簇擁進去。山顯仁獨自於後壓行。兩邊看的人擠成一團，也有看得見的，也有看不見的。看見的個個稱揚道：「真好一個青年女子。古稱西子、王嬙想來不過如此。」眾人稱讚不題。

且說山顯仁押著女兒入宮，纔行至五鳳樓，早有穿宮太監傳說：「皇爺已在文華殿與二三閣臣坐多時了。」山顯仁忙領女兒轉過五鳳樓，一徑直到文華殿前。守門太監見了，忙迎說道：「山太師，令嬪到了？待咱傳奏。」山顯仁應道：「到了，相煩老公公引見。」太監進去，不移時即出來道：「有旨宣入。」山顯仁叫眾侍妾俱住在殿外，獨自領了女兒入去。行至丹陛，山顯仁抬頭見聖駕已坐在殿上，因令女兒立於半邊，先自跪奏道：「臣山顯仁遵旨率領臣女山黛見駕。」聖旨：「賜卿平身入班，著卿女當面。」山顯仁謝恩，隨立起身趨入眾閣臣之列，忙令山黛朝見。

山黛領旨，因走到丹陛當中，正欲下拜。忽又有旨道：命山黛入殿朝見。山黛聞旨，不慌不忙，便鞠躬其身，從御階左側一步一步拾級而上。行到殿門，將衣摳起而入。入到殿中，然後舞蹈揚塵，行那五拜三叩頭之禮。

天子在御座上定睛往下一看，祇見那女子生得：

眉如初月，臉似含花。眉如初月，淡安鬢角正思描；臉似含花，艷斂蕊中猶未吐。髮縮烏雲，梳影垂肩復額；肌飛白雪，粉光映頰凝腮。盈盈一九，問年隨道蘊之肩；了了十行，品才有婉兒之目。肢體輕盈，三尺將垂弱柳；身材嬌小，一枝半放名花。入殿來，玉體鞠躬踟躕，極嫵媚，卻無小女子之態；陞階時，金蓮趨進，翼如絕娉婷，而有士大夫之風。百拜瞻天，青降九重之盼；十齡頌聖，香呼萬歲之嵩。十二當權，羨甘羅為老成男子；三旬失寵，笑張妃為過時小婦人。真個是，神童稀有還曾見，至於童女稱神實未聞。

天子在龍座上看見，山黛嬌小嫵媚，禮數步趨，雍容有度，先已十分歡喜。又見山黛叩拜完了，俯伏在地，口稱：「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臣山顯仁幼女，臣妾山黛朝見，願吾皇萬歲萬歲萬歲。」齒牙聲音歷歷楚楚，如新鶯雛鳳。天子聽了不勝大悅。先傳旨平身，然後宣近龍案前問道：「前《白燕》詩果是汝所作否？」山黛奏道：「《白燕》一詩的係臣妾閨中所詠。但兒女中饋織詞，不意上陳聖覽，死罪，死罪。」天子道：「《白燕》詩詞雖近倩，然寓意甚正。詩體因應如此，即中饋何妨。」山黛奏道：「采風不遺樵牧，聖論誠足盡詩之微。但天子至尊，九重穆穆，即國風居三百之首，然絕不敢入於雅頌者，賡揚固自有體也。」

天子聞奏，連連點首道：「汝十齡幼女，如何胸中有此高論，真天生也。」因問道：「汝在閨中讀書曾有師否？」山黛奏道：「閨中弱女，職在蘋蘩，安敢越禮延師以眩名。除父前問字而外，實無執業傳經之事。但六經俱在，坐臥求之有餘，臣妾山黛又未嘗無師。」天子大加歎賞，因向山顯仁說道：「卿女一稚子耳，便能應對詳明如此，真可羨也，皆卿之教養有方也。」山顯仁奏道：「兒女家庭質語，上瀆聖聰，蒙陛下不加譴責，實出萬幸。乃復天語獎賞，令臣父女銜感無地。」天子大悅，因命近侍賜宴。真是國家有倒山之力，天子祇吩咐得一聲，內御廚早已端端正正擺列上來。閣臣俱照常坐於東南殿角。獨設一席於西南殿角，賜山黛坐飲。山顯仁與山黛再三辭謝，天子不允，方各叩頭就坐。

原來天子出入，皆有御樂跟隨。酒纔獻上，早已音樂並舉，干羽齊舞。此時十分熱鬧。天子在龍座上偷睛看山黛，祇道她小女兒了皇家歌舞，定然觀看。不料，她恭恭敬敬坐於位上，爵至微微而飲，饌至舉箸而嘗。至於樂人歌舞，端然垂目不視。天子看了半晌，心下大異道：「小小女子乃能端方如此，誠可愛也。」

正想不了，歌舞一停，早有二三閣臣同出位奏道：「聖上洪福齊天，天生此才女，以黼黻皇猷。今日朝見，又蒙聖恩賜宴，實千古奇逢，臣等不勝慶幸。謹借御尊，上獻萬年之壽。山顯仁宜命女山黛，撰新詩三章上頌，庶不負今日朝見之意，乞聖載定奪。」天子聞奏大悅道：「朕正有此意，不料諸卿與朕同心。」因顧山黛道：「眾閣臣欲汝撰新詩獻朕，汝能在朕前面作否？」山黛忙離席跪奏道：「皇上有命，眾大臣見推，臣妾焉敢不遵。但恐淺陋之詞，不能上揚聖德之萬一，伏祈皇恩寬宥。」天子見山黛不辭，愈加歡喜。隨敕中官另設一低案於御案之旁，即將御用文房四寶移在上面，命山黛道：「汝可即於此構思揮毫，待朕親觀。」

山黛叩頭謝恩過，遂立起身來，不慌不忙走到案前。此時中官已將御墨磨得濃濃，一幅蟠龍錦牋已鋪在案上。真是學無老少，達者為尊。山黛雖是十歲女子，然敏慧天生，才情性出，拈起御筆，略不經思，也不起草，竟在龍牋上端端楷楷一直書去，就如宿構於胸中的一般。天子看了喜動天顏。沒半個時辰，山黛早已寫完，雙手捧了，親至御前獻上道：「願吾皇萬歲萬歲萬歲。」天子親手接了，鋪在龍案上，一面吩咐平身，一面喚四閣臣：「同至御前讀與朕聽。」四閣臣領旨，俱趨至御前。首相高學士遂朗誦道：

天子有道，天運昌明，四海感復載之有成。四海感復載之有成，於以垂文武神聖之名。

天運昌明，天子有道，四海忘帝力之有造。四海忘帝力之有造，於以上蕩蕩無名之號。

聖壽萬年，聖名萬祀，大臣相率捧觴而稱瑞。大臣相率捧觴而稱瑞，翳子小女亦得珥筆摛詞，獻茲一人之媚。

右《天子有道》三章，章五句

臣妾山黛稽首頓首獻祝

高學士讀罷，天子聽完，不勝大喜道：「體高韻古，字字有三百之遺風，直逼典謨。且構思敏捷，真才女也。」三閣臣俱交口稱讚道：「讀書識字，女子中容或有之。然求如山黛，年雖幼稚而學如耆宿，實古今所未有也。今加以才女之名，實當之無愧。」

山顯仁在旁觀看，見女兒舉止幽閑詩如頌雅，滿心狂喜；又見天子盛稱，諸臣交讚，祇得勉強跪奏道：「稚女陋詞，聖前無禮，乞聖恩寬宥。」天子道：「卿女才德不凡，卿當慎擇佳婿，無失身匪人，傷朕文明之化。」遂命近侍傳旨，賜黃金百兩、白金百兩、明珠十顆。面諭山顯仁與山黛道：「昔唐婉兒夢神人賜一秤，以稱天下之才。今朕再賜汝玉尺一條，汝可以此為朕量天下之才。再賜金如意一執，此文武器也。文可以指揮翰墨，武可以捍禦強暴。倘後長成擇婿，有妄人強求，即以此擊其首，擊死勿論。」又命近侍磨墨，展開一幅龍牋，親灑宸翰，御書「弘文才女」四大字以賜之。山顯仁與山黛俯伏於地，再三謝恩道：「聖眷宏深，皇恩浩蕩。微臣父女踵頂俱捐，何能上報萬一。」

正奏不完，早有一個內臣走來跪奏道：「皇太后娘娘聞知萬歲爺召見才女，喜以為奇。著奴婢來奏知，如萬歲爺朝見畢，命奴婢宣入後宮朝見。」天子聽見，歡喜道：「朕正欲命彼朝見太后娘娘，不期太后娘娘早來宣召。」就降旨著山黛入後宮朝見太后娘娘。山黛領旨欲行，天子又止住。顧山顯仁道：「深宮內院，卿女從未入朝，恐年幼恐懼，朕當親率入宮見太后。眾卿且退，山卿可退出午門候旨。」說罷即起駕，帶領山黛退入後宮去了。

眾閣臣俱各散去，惟山顯仁領了眾侍妾坐在朝房伺候。祇候至日色沉西，方見四個小太監捧著許多賞賜，又一個大太監劉公押送山黛出來。山顯仁迎著，又望內叩頭謝恩。然後率眾侍妾一同簇擁直出西華門外，方令山黛上了暖轎。山顯仁就要辭謝劉公回去，劉公道：「咱奉太后娘娘與萬歲爺旨意，叫送小姐到府，怎敢半路便回。」山顯仁見辭不得，便同坐顯轎並押在後，擺列執事回府。

此時街上看的人，挨肩擦背一發多了。不一時到了相府，山小姐轎子直入後廳，方纔下了進去。山顯仁與劉公到了儀門就下轎，山顯仁拱揖到廳，先將賞賜供在上面，然後分賓主坐下。獻茶畢，劉公就笑嘻嘻說道：「好一位令媛小姐，點點年紀怎麼這樣聰明。莫要說才學高皇爺愛他；祇方纔朝見皇太后老娘娘並皇后娘娘，行的禮數從從容容，就象見慣的一般，就是嬪妃也及不來。對答的話兒一句句清清楚楚，就是朝中大臣也沒有這樣明白。兩宮皇太后見了，俱歡喜的要不得，就要留她在宮中過夜耍子。轉是萬歲爺說她年小，恐怕老太師父母牽掛，故賜茶留到這時候，方賞賜了著咱送來。」山顯仁道：「聖上與太后皇恩，真天高地厚，感激不盡。又勞公公駕遠送，何以克當。今日倉促中，不敢草草簡褻，容改一日，潔治一尊奉屈，再備薄禮奉酬。」劉公笑道：「咱與老太師通家往來，不要說這些客話。盛酌也不敢叨，厚禮也不敢受，咱直說了吧，老太師若是見愛，祇求令媛小姐親寫一把扇子見賜，便是異寶了，別樣東西咱都不愛。」山顯仁道：「老公台命安敢不遵。明日命小女寫了送來。」劉公笑道：「別物件沒及個過取這

理，求詩求文坐索卻不妨。老太師與令媛小姐若是肯見愛，何不就當面賜了，使咱歡喜歡喜，省得許下又要牽腸掛肚。」山顯仁見說，也笑將起來道：「老公公台諭，倒也直接痛快。」就吩咐侍妾傳稟小姐，快寫一柄詩扇送來。劉公公攔住道：「且不要去，咱們內官家的性兒是這樣直的，還有一句話率性實實說了吧。詩文的好歹，咱們實不知道，祇見皇爺這等貴重，定然是希罕的了，故思量也要求一柄詩扇，以為鎮家之寶，真假委實看不出來。若求了一把假的去豈不叫人家笑殺！令媛小姐，咱又是在上位前伏侍過的，必得當面寫幾個字兒，咱方肯信真。若是內裏邊寫出來的，咱終有些疑疑惑惑。老太師你心下肯也不肯？」山顯仁笑道：「老公公既是這等疑心，請到後廳去。」隨之起身拱他入去。劉公方歡喜道：「若是這等，足見老太師盛情了。進去，進去。」遂起身回到後廳來，求山小姐面寫詩扇。祇因這一求，有分教：

硯池飛出北溟魚，筆毫殺盡中山兔。

劉公進去，不知小姐肯寫詩扇不肯寫詩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